

瑞德库特的周末

〔法〕罗贝尔·梅尔勒 著

高 远 俞漱敏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ROBERT MERLE
WEEK-END A ZUYDCOOTE

本书根据 GALLIMARD 1949 年版译出

瑞德库特的周末

(法)罗贝尔·梅尔勒 著

高 远 俞灏敏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375 插页 2 字数 163,000

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4,600 册

ISBN7-5327-0377-0/I·179

书号: 10188·751 定价: 1.35 元

献 给

雅克·德·埃萨尔*

-
- * 雅克·德·埃萨尔(Jacques des Essarts), 作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结识的一位比利时朋友, 曾加入抵抗运动, 后被德寇逮捕, 死于流放中, 当时年仅二十来岁。

本书人名均为虚构，如与活着的人

名姓相同，纯属偶然。

星期六上午

抛在马路两侧的汽车排成长长的两行，望不见首尾，太阳老是在车上闪耀。马亚一边走，一边盯着一辆非常漂亮的小汽车，土黄色的墨丘利牌，大概是哪位将军的，车上还插着一面小旗子。车里有两名士兵在睡觉，他们拆下前座的椅背，往后放平，并肩躺在坐垫上，双手平摊，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。马亚听到一阵车轮碾过石块路面的声音，就在这时，一个步兵推着小车，突然出现在他的右边。车上躺着一个女人，腿朝前伸着，裙子几乎擦到了腹部，露出两条粉红色的肥硕的大腿，小车每动一下，那两条大腿就一抖一抖的，节奏很有性感。

小车的两只车轮在高低不平的石块路上吱嘎吱嘎作响，一拐弯，上了马亚走的那条路，赶上了马亚。那个女人两眼发直，太阳穴上穿了一个大黑窟窿，两条大腿随着小车一下下的颠簸，抖个不停。

那个步兵停了下来，一只手放开车把，擦了擦前额。他矮墩墩的个儿，一双手大得出奇，脸长得象个拳击家，上面嵌着两只天真的蓝眼睛。他瞧了瞧马亚，朝他点点头。

“瞧这好差使！”

他放下车把，用车脚支稳小车，擦了擦脖子。

“你没抽的吗？”

马亚递上烟盒。

“拿几支去吧。”

“够朋友，”那人说。

他拿了三支，放进军服的內袋。

“我嘛，”他说，“我不抽烟，可是有气味啊。”

他往手里吐了口唾沫，操起车把，狠命地推了一下。

“不是那女的，”他补了一句，“她刚死呢。”

石块路上又响起一阵车轮声，那两条粉红色的大腿重新开始抖起来。马亚默不作声地在那人身旁走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人问：“你住在哪儿？”

“疗养院。”

“那么你不是顺路罗。”

“我出来走走，再打沙丘那儿回去。”

“好哇！”那人说。

他双臂在一颠一颠地抖动。

“那些混帐东西！他们骗了我！第十个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今天早上推的第十个，还没推完呢。他们把我耍了！”

马亚瞧了瞧那个女尸，二十五岁，也许三十岁。她身着一件夏季短花裙，裙子里面什么也没穿。昨天天那么热。

“那些混帐东西！”他又喊道，“他们问起谁会开车，我当时就该长个心眼儿，结果让人家把我当新手使。那个尉^①就这样问我：‘你会开车吗？’‘会啊！’嗨！他竟把我的鼻子往

① 原文 le Pitaine 是 le Capitaine(上尉)的拼音，即指后面的布拉里上尉，维雷尔对他心里有气，所以故意这么称呼他。

车把当中的死人身上贴！我脸都发白了。‘维雷尔！’那个尉这样叫我，‘你不要害怕！’害怕！还不是那回事！死人，我才不在乎呢！那个尉，他什么也不懂！不过夹在车把当中，哼！简直就象一匹马！……”

他看了马亚一眼。

“我吗，你知道，当兵前，在巴拿马开出租汽车。”

“不过是夜班司机，”他又谦卑地补了一句。

“这下可得叫你改行了。”

“当然罗，”维雷尔说，“我对那个尉说：‘你们为什么不用一辆卡车？卡车不是没有。我马上给你们弄一辆来。’错啦！那个尉对我说：‘我们有个任务，而且必须用连里的装备来完成。’得，好吧！”

忽然迎面出现一辆土黄色的雷诺牌小汽车，它冲到小车跟前，刹住车，停了下来。由于马路两侧停满了丢弃的车辆，车子要同时过去是不可能的，单雷诺车就占了整个通道。一声不耐烦的喇叭，接着又是一声。维雷尔涨红了脸。

“这家伙，他要我往哪儿去呀？”

他用车脚支稳小车，点上一支马亚刚才给他的香烟，然后坐在一根车把上，一副悠悠然的样子。

一个年纪很轻的中尉从车里跳出来，和魔鬼从盒子里跳出来没两样。他大步走上来。

“挪开挪开，”他蛮横地说，“我是给将军送信，急着呢。”

“你要我往哪儿挪呀？”维雷尔问。

他的嗓音一下子温和起来。那个小中尉往四下瞥了一眼。连让一下的余地也没有，车子都连在一起了。

“那么好吧，您往后退，下一个十字路口就离这儿五百米。”

“对不起！”维雷尔仍用温和的语调说。“对不起！要是我碰到每一辆车，都退到下一个十字路口，恐怕会带着死人整天价在这段路上来回跑呢。您在车上，还是您自己往后退吧。”

他这时字斟句酌爱理不理地说着，彬彬有礼的，活象一个乐善好施的太太。

中尉想了一会儿。

“不行，过来了就决不退回去重走。”

“再说首先，”他突然怒冲冲地说，“我是不会听您的。够了！我是给将军送信，十万火急，所以我命令您往后退！听着，我命令您往后退！”

维雷尔一动也不动。

“您没听懂我的命令？”中尉叫了起来，“往后退！”

“我的中尉，”维雷尔说，“布拉里上尉命令我把这个老百姓送到市政厅去，所以我要送去。”

“我不管什么布拉里上尉，给我往后退！”

“可以，”维雷尔仍用温和得体的语调说，“不过，我的任务是把这个老百姓送到市政厅去，所以我要送去。”

“一个老百姓？哪个老百姓？您的那个老百姓，他在哪儿？”

“这儿，”维雷尔指着女尸说。

“他妈的，”中尉吼了起来。“您在作弄我吗？您愿不愿意往后退，退还是不退？”

“我执行布拉里上尉的命令。其他任何人的命令，我概不接受。”

“他妈的！”中尉大声骂道。

他勃然大怒，说话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其他任何人的命令，您概不接受！好，我给您点颜色看看！一个军官的命令您不听，对吗！您不知道军官是干什么的，对吗！我肩上那两条杠，他妈的，您没看见？”

“在死去的女人面前这样骂骂咧咧，您不害臊吗？”维雷尔说。

那个中尉冷不防抽出手枪，对准了维雷尔。他气得连手里的枪都在颤抖。

“我命令您往后退，”他说话的声音也变了。

维雷尔脸色苍白，但仍旧没动。马亚想这下可糟了，全是我的不对。要是我不在场，维雷尔也许已经服从了。而那个毛小子完全可以枪毙他，杀一儆百，以肃军纪，他才二十岁，况且正在拯救法兰西……

维雷尔和小中尉互相死死盯着，一动也不动，仿佛被即将发生的事吓呆了。

马亚叫起来：

“慢！”

他们俩打了个哆嗦，向他转过身来，面带愠色，好象彼此之间达成的那种奇特的默契让他给搅了。

“慢！”

这时两个人都盯着他，马亚却不知说什么好。维雷尔神色阴郁，脸上没有一丝神采。

“慢！”马亚说，“也许有办法。你们瞧那辆奥斯汀牌小汽车，将它移到路当中，把小车推到铁路上去，只要把那辆奥斯汀再移回原处，您的雷诺就可以过去了。”

一阵沉默。中尉收起了手枪。

“随你便，”维雷尔闷声闷气地说。

他瞧也不瞧那个中尉，不等人帮忙，就抓起奥斯汀的防震板，提起前轮，轻而易举地把小车转了个向。

“行了！”

“上铁路的斜坡，可不同了，”他对马亚又说，“你得到车屁股后面去推。”

他对那个小中尉连一眼都不瞧。

“随你便。”

维雷尔抓起车把，朝着铁路斜坡猛拉起来。他使劲地拉，但是斜坡又陡又滑，小车拉到一半，就停了下来。

“推呀，妈的，推呀！”维雷尔叫起来。

马亚狠命地推着，可是他位置站得不好。小车竖了起来，所以马亚应该从下往上用力。突然，他咒骂起来。车上那个女尸正顺着倾斜的车板直冲着他往下滑。他赶紧抓住那两条大腿，把女尸按在车板上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维雷尔回过头来问。

“死人掉到我头上来了。”

“该是她喜欢上你了！”

他笑起来。

“顶住！”中尉喊道，“我来了。”

他来了，还带着雷诺汽车的司机。此刻他们四人围着死人在忙活，不过他们用力不一致。那两个人正拼命地把车轮往上拔，维雷尔往前一拉，车轮却陷得更深了；马亚感到自己的手指陷进了那软朴朴的肉中，一阵痉挛。

最后维雷尔放开车把，抓住小车下面，象另外两人一样把小车往上抬。车辆从土里拔了出来。他们又挪了两步，使出全部力气，将小车推到铁路上。四个人都停下来喘口气，浑身汗淋淋的。

“这小车比我们想的还重，”司机说。

“那当然罗，”维雷尔说。

中尉友善地瞧了瞧他。

“有点分量。”

“是啊，”马亚说，“所以刚才要使把劲。”

“不是这姑娘，”维雷尔又说，“这姑娘嘛，别看她肉乎乎的，算不了什么，我一只手也举得起。是这车子，这车子好多地方都是铁家伙。就是空车，手上也有分量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”司机说，“这姑娘，她也是有分量的。”

“对，不过真有分量的终究还是车子。”

“两个都有分量，”中尉说。

“是啊，”维雷尔说。

他们四个围着小车站着，表情认真得就象技术人员在讨论工作似的。此刻那个小中尉不再那么急匆匆的了。他用手绢擦着额上的汗水，整整腰带，友善地瞧着马亚和维雷尔。

“真有点分量，”他说。

四个人围着小车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彼此都露出轻松而满意的神色。

“走吧！”中尉歉疚地说。

他跑下路坡，司机跟在后面。到了坡下，他回过头来。

“谢谢，”他热情地喊道。“再见！”

马亚觉得要是他办得到的话，会请他们喝一杯的。

“再见！”马亚喊道。

维雷尔刚张嘴，又及时冷静下来。

中尉抓住奥斯汀汽车的防震板，他刚才看到维雷尔就是这么干的，不过他独自却提不起车来，只有等司机来帮忙。维雷尔从坡上得意地望着他们。

车门“啪”的一声关了。雷诺汽车响起了马达声，从他们旁边驶过。

“让你的将军揍你屁股去吧，他妈的！”维雷尔叫道。

说着，他已操起车把，在铁路上推着小车走起来。

“既然上来了，那就再推一阵吧，”他说，“再过去就差不多没斜坡了，到那儿下吧。要说车子颠嘛，颠狠些，颠轻些，一回事。”

突然，他一下子停住了。

“哼，你可看见那个带枪的混蛋了？你看见了吗？他差点没把我毙了，那个畜生！”

“怎么？”他停了一会儿又说，“难道眼下法国人倒来赶自己人来了？我们怎么竟落到了这步田地？难道有枪便是王吗？这不是专挑软的欺吗？我命令您往后退，他就这么

说，呸！还抽出手枪，瞧，就是这副架势。”

天气越来越热。马亚把军服搭在手臂上。大海虽然还看不见，但觉得出来离得不远。空气清新而带有咸味，从铁路上望去，马路两侧丢弃的车辆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

“我吗，”维雷尔说，“这场该死的战争爆发前，我还走运，钱挣得不少。当个夜班司机，不管怎么说，总是累人的。不过，车费加倍，还有小帐，而且乘车的肯定不会老是那么几个。后来，那辆车归了我，就自负盈亏地干起来。计程表吗，稍稍拨弄一下，这你也猜得着。”

他停了一会儿。

“我就这么干的！每天早晨回家，总给我老婆一百法郎，一百法郎！天天都给！自己再留点钱，唉！我开销大，光喝开胃酒，每晚就得四十法郎。”

“四十法郎？”

“是得花这么多。在小酒吧里遇到伙计们，会是怎么回事，你也明白。大家一杯又一杯的，可不能装模作样呀。不是我爱喝，哎！我吗，只是来上几杯皮尔酒，时而再要上一小杯贝诺酒。说不上是酗酒，不过一晚上喝它十五六杯，也醉不了。”

他放下车把，支稳小车，绕着车子走了一圈，一只手轻轻地把手大腿上的裙子下摆往下拉了拉。就是这样，裙子还是连膝盖都遮不住。

“我自己也说不上来，为什么去拉它，”他带着辩解的口吻对马亚说，“毫无用处。我已经替她拉了两次，可是车子一颠，裙子总往上面去。再说拉直了，裙子也不长。”

他又推起小车。

“哎呀，瞧我，又想到那个混蛋身上去了。‘我命令您往后退，’他就这么说，呸！还抽出手枪，瞧，就是这副架势！”

“我刚才对你说了，”他马上又道。“当夜班司机，既赚钱，又带劲，世面见得多了，你是没法体会的。跟你说吧，当了夜班司机，才真是教你这个初出茅庐的，学着做人的门道呢。”

他在铁路上推车，还是有点费劲。

“你呢，当兵前是干什么的？”他突然问道。

“没干什么大事。”

“哦！”维雷尔说。“问你这个，只是聊聊。看来，你是想干啥就干啥的，嗯？这就怪了，瞧你那一本正经的神气，还当你是个教书先生呢。”

马亚笑了。

“那些教书先生，就那么一本正经吗？”

“不是的。我认识一些教书的，他们也爱说说笑笑，不过他们那种神气，就象你这样……告诉你吧，他们是要教小孩，才摆出那种神气来的。告诉你，有了这种神气，就可以看住你，不让你干蠢事。”

“那么我呢，我就有这种神气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维雷尔说，“你就有这种神气。”

他又宽厚地补了一句：

“唉，一个人脸上的神气是天生的。要是你有这种神气，那也怨不得你。”

“我吗，”他停了一会儿又说，“每天早晨给我老婆一百

法郎，一百法郎！嗨！告诉你吧，她可没什么好抱怨的，挺高兴。再说你知道，我总是干啊干的，真的，老是这么干。一家之主嘛，就得这样！”

“瞧！”他放下车把，一对蓝眼睛盯着马亚又说，“我给你看看我那小子的照片。”

当然罗！那个油腻腻，胀鼓鼓的小钱包！那张大拇指擦过以后又捋平的，有点破碎的照片！照片上的小伙子穿着第一次领圣体的礼服，腋下夹着一本厚厚的祈祷书，上过发蜡的头发油光光的，一副上了大场面的傻样……

“他长得很结实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！学校里谁都挨他的揍，这倒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。不过听我说，他可是个犟小子。”

维雷尔把照片放进钱包里，又神色谦和地说：

“他在教会学校里念书。噢，我吗，根本不信什么教。他们的地狱，我不怕，他们的天堂，我也不信。可是对小孩子来说，就不同了。我吗，你也明白，就爱赚钱，而我那小家伙自有他的道理。”

他默默地推了一会儿。小车在石块路上颠个不停。女尸的裙子又褪了上去，两条粉红色的大腿在阳光下微微抖动。

“哦，我老婆，”维雷尔又说开了，“她可没什么好抱怨的。我说真是她运气好，碰上我这么条汉子，为了持重，各方面都不坏。就说床上那码事吧，说出来怕你也不信，象我这么个身强力壮的人，倒也无所谓。有老婆在，就够了。可有人追女人追个没完。我不是那号人。我吗，跟伙计们一

起，一星期也会来上两次三次，这我说不准，无非是闹着玩儿。噢，凌晨两点光景，大伙儿在一家小酒吧里碰上了。那会儿人正发困。唉，夜里开车累死人，眼皮直打架。大伙儿就喝上两三盅提提神。喝着，总有人先开口：‘喂，伙计们，咱们去弄个娘们怎么样？’不能不应呀。你想想，不然会象什么样呢？‘行！’就答应了，嘿！各人坐在自己的车里，去哪儿，走哪条道，心里都明白。你瞧，四辆出租车一溜直的，简直是在兜风，还你追我赶的呢！看这车开得多悬！挡泥板贴着挡泥板！都象在恶作剧！咳，那些小伙子，开车都挺在行。反应真得快！都想抢在头里，捷足先登，这你也明白！停了车，就吹起口哨招呼那些娘们！”

“你觉得这样快活吗？”

维雷尔惊讶地瞧了瞧马亚。

“你没疯吧？这不是寻欢作乐，我已经对你说了，只是闹着玩玩。”

“我已经说到哪儿啦？”他又问。

“你们吹口哨招呼那些娘们。”

“是的。我们吹口哨招呼那些娘们。是啊！瞧这口哨吹的多神！伙计们有的坐在车椅垫上对女人大献殷勤。我可不是那号人。那些女人呀，我觉得不值得费那么大的劲。我吗，往那儿一坐，女人就跪在我的脚边。你想象得出，活象个阔老爷！怎么不象呢，有一回我就觉得自己好象成了大老板。我就坐在那儿，坐在后座的软椅上，女人就跪在我的脚边！那时你才感到自己是个堂堂的男子汉，真的！‘约瑟夫，可以开车走啦！’我有时事先买一根雪茄，就是为了在